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三十一

廬陵歐陽修文十

碑銘 墓表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師中書令

程公神道碑銘

觀文殿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贈司空兼侍中

晏公神道碑銘

石曼卿墓表

連處士墓表

御選唐宋文醇

卷三十一

歐陽修

胡先生墓表

瀧岡阡表

晏公神道碑銘

歐文殿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贈司空兼侍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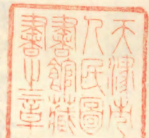
程公神道碑銘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師中書令

程公神道碑銘 墓表

歐文殿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贈司空兼侍中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三十一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三十五

廬陵歐陽修文十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師中書令

程公神道碑銘

惟文簡公既葬之二年其子嗣隆泣而言於朝曰先臣幸

得備位將相官階品皆第一爵勳皆第二請得立碑如令

於是天子曰噫惟爾父琳有勞於我國家余其可忘乃大

書曰旌勞之碑遣中貴人即賜其家曰以此名爾碑又詔

史臣修曰汝為之銘臣修與文簡公故往來知其人又嘗

御選唐宋文醇

卷三十一

歐陽修碑銘
贈太師中書令程公神道碑銘

一

誌其墓又嘗述其世德于冀公太師之碑得其世次官封
功行最詳乃不敢辭惟公字天球姓程氏曾祖諱新贈太
師曾祖妣吳國夫人齊氏祖諱贊明贈太師中書令祖妣
秦國夫人吳氏考諱元白袁州宜春令贈太師中書令兼
尚書令冀國公妣晉國夫人楚氏公舉大中祥符四年服
勤詞學高第試秘書省校書郎泰寧軍節度推官改著作
佐郎知并州壽陽縣秘書丞監左藏庫天禧中詔選文學
履行名試直集賢院今天子即位遷太常博士三司戶部
判官會修真宗實錄而起居注闕命公追修大中祥符八

年已後書成。遂修起居注。遷祠部員外郎。提舉諸司庫務。以本官知制誥。同判吏部流內銓。契丹嘗遣使賀上即位。命公迓之。使者妄有所言。公折以理。遂屈服。其後又遣使賀天聖五年乾元節。天子思公前嘗折其使。乃以公為館伴使。使者果言契丹見中國使者坐殿上位次高。而中國見契丹使者位下。當遷議者以為小故。可許。雖天子亦將許之。公爭以謂契丹所以與中國好者。守先帝約也。一切宜用故事。若許其小將啓其大天子是之。乃止。歲中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丞相張文節公少所稱許。而最知

御選唐宋文醇

卷三十一

歐陽修 碑銘
贈太師中書令程公神道碑銘

二

公方除中丞。文節當執筆喜曰。不辱吾筆矣。明年拜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公性方重。寡言笑。凡所處畫。常先慮謹備。所以條目巨細甚悉。至臨事簡嚴。僚友莫能窺其際。嘗夜張燈會五門。大集州民。而城中火起。吏如公教。不以白。而隨即救止。終宴民去。始稍知火。監軍得告者言軍謀。變懼而入白。公笑曰。豈有是哉。監軍惶惑不敢去。公曰。軍中動靜。吾自知之。苟有謀者不能隱也。已而卒無事。其他多類此。蜀妖人自名李冰神子。署官屬吏卒。以恐蜀人。公捕斬之。而謗者言公妄殺人。蜀且亂。天子遣人馳視之。使者還

言蜀人便公政。方安樂而誅妖人。所以止亂。由是天子亦知公賢。召為給事中。知開封府。前為府者。苦其治劇。或不滿。歲罷。不然。被謗譏。或以事去。獨公居數歲。久而治益精明。盜訟稀少。獄屢空。詔書數下。褒美。遷工部侍郎。龍圖閣學士。守御史中丞。久之。天子思其治。召為翰林學士。復知開封府。明年為三司使。不悅。苟利不貪。近功時議者。患民稅多。目吏得為姦。欲除其名。而合為一。公以謂合而沒其名。一時之便。後有興利之臣。必復增之。是重困民也。議者莫能奪。其於出入尤謹。禁中時有所取。未嘗肯予。宦官怒。

御選唐宋文醇

卷三十一

歐陽修 碑銘
贈太師中書令程公神道碑銘

三

言陛下雖有欲物在程某何可得。公曰。臣所以為陛下惜。爾。天子以為然。累遷吏部侍郎。景祐四年。以本官參知政事。公益自信不疑。宰相有所欲私。輒衆折之。其語至今士大夫能道也。初。范仲淹以言事忤大臣。貶饒州。已而上悔。悟欲復用之。稍徙知潤州。而惡仲淹者。遂誣以事。語入上。怒。亟命置之嶺南。自仲淹貶。而朋黨之論起。朝士牽連出。語及仲淹者。皆指為黨人。公獨為上開說。上意解。而後已。是時元昊叛。河西朝廷多故。公在政事。補益尤多。而小人僥倖。皆不便。遂以事中之坐貶。為光祿卿。知潁州。已而徙。

知青州。又徙大名府。居一歲中。遷戶部吏部二侍郎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北京建。遂以為留守。宦者皇甫繼明方用事。主治行宮。務廣制度。以市恩。公為裁抑之。與繼明章交上。天子遣一御史往視之。還。直公。天子為罷繼明。獨委公以建都事。公自知政事。以論議不私。見嫉。被貶斥。已稍復。見用。遂與繼明爭曲直。由是益不妄合於世。雖不復大用。而契丹方遣使數有所求。兵誅元昊未克。西北宿重兵。公於是時。天子常委以河北陝西之重。留守北京。凡四年。遷工部尚書。資政殿大學士。河北安撫使。慶歷六年。拜武

御選唐宋文醇

卷三十一

歐陽修 碑銘
贈太師中書令程公神道碑銘

四

昌軍節度使陝西安撫使知永興軍府事。明年。加宣徽北院使。鄜延路經畧使。馬步軍都部署。判延州。仍兼陝西安撫使。皇祐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留守北京。其於二方。威惠信著。尤知夷狄情偽。山川險易。行師制敵之要。其在延州。夏人數百。驅畜產至界上。請降。言契丹兵至衙頭矣。國且亂。願自歸。公曰。契丹兵至元昊帳下。當舉國取之。豈容有來降者。吾聞夏人方捕叛族。此其是乎。不然。誘我也。拒而不受。已而夏人果以兵數萬臨界上。公戒諸堡塞。無得輒出兵。夏人以為有備。引去。自此不復窺邊。公於河

北最久。民愛之。為立生祠。明年改武勝軍節度使。猶在北
京。又改鎮安軍節度使。在鎮四年。猶上書鎮安一郡。爾不
足以自效。願復守邊。書未報得疾。以至和三年閏三月七
日己丑。薨於陳州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九。天子輟視朝二
日。贈中書令。謚曰文簡。明年祫享太廟。推恩加贈公太師。
尚書令。公累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爵廣平郡公。
封戶七千四百。而實封二千一百。賜號推誠保德守正翊
戴功臣。娶陳氏。封衛國夫人。子男四人。曰嗣隆。太常博士。
嗣弼。殿中丞。嗣恭。太常博士。嗣先。大理寺丞。女五人。皆適

御選唐宋文醇

卷三十一

歐陽修 碑銘
贈太師中書令程公神道碑銘

五

良族。謹按程氏之先。出自重黎。至休父為周司馬。國於程。
其後子孫遂以為氏。自秦漢以來。世有其人。程氏必顯。而
各以其所居著姓。後世因之。至唐尤盛。號稱中山。程氏者。
皆祖魏安鄉侯昱。公中山博野人也。世有積德。至公始大。
顯聞。臣修以謂古者功德之臣。進受國寵。退而銘於器物。
非獨私其後世。所以不忘君命。示國有人。而詩人又播其
事。聲於咏歌。以揚無窮。今去古遠。為制不同。而猶有幽堂
之石。隧道之碑。得以紀德昭烈。而又幸蒙天子書而名之。
其所以照臨程氏。恩厚寵榮。出古遠甚。而臣又得刻銘其

下銘臣職也。懼不能稱。銘曰：程以國氏，世遠支分。因居著姓，各以其人。公世中山，在昔有聞。克大自公，厥聲以振。乃秉國鈞，出入其勤。險夷一節，帝曰噫歟。余有勞臣，何以旌之。有爛其文，惟此勞臣。實余同德，憂國在心。匪勞以力，二方有事。諸將無功，俾我舊老。不遑居中，間息近藩。庶休厥躬，有請未報。奄云其終，沒而後已。茲可謂忠，惟帝之褒。其言甚簡，銘以述之。萬世不顯。

王聞修曰：宋史琳傳敘館伴事云：契丹使者謂琳曰：先

御選唐宋文醇

卷三十一

歐陽修 碑銘
贈太師中書令程公神道碑銘

六

皇帝嘗通使承天太后，獨無使何也。琳曰：南北兄弟也。先皇帝視承天，猶從母故，無嫌。今皇太后乃嫂也，禮不其通。問歐公誌中亦云：使者言太后當遣使通書，公以禮折之。至碑文，全不露蓋，與外夷敘兄弟，非佳事。略見於誌中，乃可碑為大書，深刻之文不當載也。知開封府外戚戚王齊雄殺人，章獻救之，琳卒正法。又外戚吳氏背夫，奪其女納宮中，琳請於上曰：臣恐天下議陛下占人妻，女上急出之。此二事史載甚詳，而碑誌皆無。歐公蓋不欲彰之也。此皆古人有體處。

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贈司空兼侍
中晏公神道碑銘

至和元年六月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臨
淄公以疾歸於京師八月疾少間入見天子曰噫予舊學
之臣也乃留侍講邇英閣詔五日一朝前殿明年正月疾
作不能朝敕太醫朝夕往視有司除道將幸其家公歎曰
吾無狀乃以疾病憂吾君即馳奏曰臣疾少間行愈矣乃
止其月丁亥以公薨聞天子震悼亟臨其喪以不即見公
為恨贈司空兼侍中謚曰元獻有司請輟視朝一日詔

御選唐宋文醇

卷三一

歐陽修碑銘
贈司空兼侍中晏公神道碑銘

七

特輟二日以其年三月癸酉葬公於許州陽翟縣麥秀鄉
之北原既葬賜其墓隧之碑首曰舊學之碑既又敕史臣
修考次公事具書於碑下臣修伏讀國史見真宗皇帝時
天下無事天子方推讓功德祠祀天地山川講禮樂以文
頌聲而儒學文章儁賢偉異之人出公世家江西之臨川
年始十四一日起田里進見天子時方親閱天下貢士會
廷中者千餘人與夫宮臣衛官擁列圍視公不動聲氣操
筆為文辭立成以獻天子嘉賞賜同進士出身遂登館閣
掌書命以文章為天下所宗逮陛下養德東宮先帝選用

臣屬即以公遺陛下。由王官宮臣卒登宰相。凡所以輔道聖德。憂勤國家。有舊有勞。自始至卒。五十餘年。公既薨。而先帝之名臣與陛下東宮之舊人。皆無在者。宜其褒寵優異。比公甘盤。臣修幸得執筆。史官奉明詔。謹昧死。上臨淄公事。曰公諱殊。字同叔。姓晏氏。其世次晦顯。徙遷不常。自其高祖諱墉。唐咸通中。舉進士。卒官江西。始著籍于高安。其後三世不顯。曾祖諱延昌。又徙其籍于臨川。祖諱郇。追封英國公。考諱固。追封秦國公。自曾祖已下。皆用公貴。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曾祖妣張氏。陳國太夫人。祖妣傅氏。許國太夫人。妣吳氏。唐國太夫人。公生七歲。知學。問為文章。鄉里號為神童。故丞相張文節公安撫江西。得公以聞。真宗召見。既賜出身。後二日。又召試詩賦。論。公徐落曰。臣嘗私習此賦。不敢隱。真宗益嗟異之。因試以他題。以為秘書省正字。置之秘閣。使得悉讀秘書。命故僕射陳文僖公視其學。明年。獻其所為文。名試中書。遷太常寺奉禮郎。封祀太山。推恩。遷光祿寺丞。數月。充集賢校理。明年。遷著作佐郎。丁父憂。去官。已而真宗思之。即其家起復。命淮南發運使。具舟送至京師。從祀太清宮。賜

御選唐宋文醇

卷三十一

歐陽修 碑銘
贈司空兼侍中晏公神道碑銘

八

緋衣銀魚。同判太常禮院。又丁母憂。求去官服喪。不許。今
天子始封昇王。公以選為府記室參軍。再遷左正言直史
館。今天子為皇太子。以戶部員外郎充太子舍人。賜金紫。
知制誥判集賢院。遷翰林學士。充景靈宮判官。太子左庶
子兼判太常寺。知禮儀院。公既以道德文章佐佑東宮。真
宗有所諮訪。多以方寸小紙細書問之。由是參與機密。有
所對。必以其稟進。示不洩。其後悉閱真宗閣中遺書。得公
所進彙類為八十卷。藏之禁中。人莫之見也。初真宗遺詔
章獻明肅太后。權聽軍國事。宰相丁謂樞密使曹利用。各
御選唐宋文醇

卷三十一

歐陽修 碑銘
贈司空黃侍中吳公神道碑銘

九

欲獨見奏事。無敢決其議者。公建言羣臣奏事。太后垂
簾聽之。皆毋得見議。遂定。乾興元年。拜右諫議大夫。兼侍
讀學士。遷給事中。景靈宮副使。判吏部流內銓。以易侍講
崇政殿。遷禮部侍郎。知審官院。為樞密副使。遷刑部侍郎。
上疏論張者不可為樞密使。由是忤太后旨。坐以笏擊其
僕。誤折其齒。罷留守南京。大興學校。以教諸生。自五代以
來。天下學廢。興自公始。名拜御史中丞。改兵部侍郎。兼秘
書監。資政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知天聖八年禮部貢舉。
明年為三司使。復為樞密副使。未拜。改參知政事。遷尚書

左丞。太后謁太廟，有請服袞冕者。太后以問公，公以周官后服對。太后崩，大臣執政者皆罷，以公為禮部尚書，知亳州。徙知陳州，遷刑部尚書，復召為御史中丞，又為三司使，知樞密院事，拜樞密使，再加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慶歷三年三月，遂以刑部尚書居相位，充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自公復召用，而趙元昊反，師出陝西，天下弊於兵，公數建利害，請罷監軍，兼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為攻守，及制財用出入之要，皆有法。天子悉為施行，自宮禁先以率天下而財賦之職，悉歸有司，卒能以謀臣元昊

御選唐文粹

卷三十一

歐陽修 碑銘
贈司空黃侍吳公神道碑銘

十

使聽約束，乃還其王號，公為人剛簡，遇人必以誠，雖處富貴如寒士，罇酒相對歡如也，得一善稱之如已出，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等皆出其門，及為相，益務進賢材，當公居相府時，范仲淹、韓琦、富弼皆進用，至於臺閣多一時之賢，天子既厭西兵，憫天下困弊，奮然有意，遂欲因羣材以更治，數詔大臣條天下事方施行，而小人權倖皆不便，明年秋會公以事罷，而仲淹等相次亦皆去事，遂已。公既罷，以工部尚書知潁州，徙知陳州，又徙許州，三遷戶部尚書，拜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充一路都部署，安撫

使徙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累進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爵臨淄公。食邑萬二千戶。實封三千七百戶。公享年六十有五。自少篤學。至其病亟。猶手不釋卷。有文集二百四十卷。嘗奉敕修上訓及真宗實錄。又集類古今文章。為集選二百卷。公為政敏。而務以簡便其民。其於家嚴。子弟之見有時。事寡姊孝謹。未嘗為子弟求恩澤。其在陳州。上問宰相曰。晏某居外。未嘗有所請。其亦有所欲邪。宰相以告公。公自為表。問起居而已。故其薨也。天子尤哀悼之。賜予加等。以其子承裕為崇文院檢討。孫及甥之未官者。九人。皆命以官。公初娶李氏。工部侍郎虛己之女。次孟氏。屯田員外郎虛舟之女。封鉅鹿郡夫人。次王氏。太師尚書令超之女。封榮國夫人。子八人。長曰居厚。大理評事。早卒。次承裕。尚書屯田員外郎。宣禮贊善大夫。崇讓著作佐郎。明遠。祇德。皆大理評事。幾道。傳正。皆太常寺太祝。女六人。長適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富弼。次適禮部侍郎三司使楊察。其四尚幼。孫十有三人。公既樂善而稱為知人士之顯於朝者。多公所薦達。至擇其女之所從。又得二人者。如此。可謂賢也。已銘曰。

御選唐宋文醇

卷三十一

歐陽修 碑銘
贈司空兼侍中晏公神道碑銘

十一

有姜之裔。齊為晏氏。齊在春秋。晏顯諸侯。傳載桓子。嬰稱于丘。其後無聞。不亡僅存。有煒自公。厥聲以振。公之顯聲。實相天工。天子曰噫。予考真宗。唯多名臣。以臻盛隆。汝初事我。王官東宮。以暨相予。始卒一躬。輔我以德。有勞于邦。公疾在外。來歸自洛。天子曰留。汝予舊學。凡今在庭。莫如汝舊。孰以畀予。惟予聖考。今既亡矣。孰為予老。何以贈之。司空侍中。禮則有加。予思何窮。有篆其文。在其碑首。天子之褒。史臣有詔。銘以述之。永昭厥後。

茅坤曰。節財自宮。禁先非晏。元獻不能盡。非宋仁廟不

御選唐宋文醇

卷三十一

歐陽修 碑銘
贈司空兼侍中晏公神道碑銘

十一

能從元獻公為相。久而子孫十人。不以一乞恩澤。身後之日。朝廷一時並命。皆盛世事。

王聞修曰。宋史本傳。悉用歐公此文。獨於出知潁州處。補云。孫甫蔡襄上言。宸妃生聖躬。殊嘗被詔誌墓。沒而不言。又奏論殊役官兵治儼舍。以規利。然殊以章獻方臨朝。故誌不敢斥言。而所役兵乃輔臣例。宜借者。時以為非殊罪。按孫蔡所論。甚不當。歐公此文。削之。非為晏公諱。乃為孫蔡諱也。孫蔡墓誌亦出歐公。孫誌云。言宰相以某事當去者。上亟為罷之。蔡誌竟不載。蓋歐公亦

不直之矣安撫江西薦公為神童李防傳亦有之時與
張知白同使耳孫蔡旣論晏公已而與公同去晏一
日遊渦水見蛙登木捕蟬口不能容相與墜地遂作蛸
蛙賦略云匿葦質以潛進跳輕軀而猛噬雖多口而連
獲終扼吭而弗制

御選唐宋文醇

卷三十一

歐陽修碑銘
贈司空兼侍中晏公神道碑銘

十三



蘇漢珠危而戰... 日蓋... 衆... 不直... 矣... 安撫... 江西... 薦公... 為神童... 李防傳... 亦有之... 時與... 張知白... 同使耳... 孫蔡旣... 論晏公... 已而與... 公同去... 晏一... 日遊渦... 水見蛙... 登木捕... 蟬口不... 能容相... 與墜地... 遂作蛸... 蛙賦略... 云匿葦... 質以潛... 進跳輕... 軀而猛... 噬雖多... 口而連... 獲終扼... 吭而弗... 制

石曼卿墓表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為幽州人。幽州入於契丹。其祖自成。始以其族間走南歸。天子嘉其來。將祿之。不可。乃家於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亦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時。乃一混於酒。然好劇飲大醉。頽然自放。由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游者。皆知愛曼卿。落落可奇。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年四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秘

御選唐宋文醇

卷三十一

歐陽修墓表

十四

閣校理。卒於京師。曼卿少舉進士不第。真宗推恩三舉進士。皆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奇之。謂曰。母老。乃擇祿邪。曼卿矍然起就之。遷殿直。久之。改太常寺太祝。知濟州金鄉縣。歎曰。此亦可以為政也。縣有治聲。通判乾寧軍。丁母永安縣君李氏憂。服除。通判永靜軍。皆有能名。充館閣校勘。累遷大理寺丞。通判海州。還為校理。莊獻明肅太后臨朝。曼卿上書。請還政天子。其後太后崩。范諷以言見幸。引嘗言太后事者。遽得顯官。欲引曼卿。曼卿固止之。乃已。自契丹通中國。德明盡有河南。而臣屬。遂務休兵。

養息天下晏然內外弛武三十餘年曼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昊反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籍河北河東陝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籍兵河東還稱旨賜緋衣銀魚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既而聞邊將有欲以鄉兵捍賊者笑曰此得吾麤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率而潰矣今或不暇教不若募其敢行者則人人皆勝兵也其視世事蔑若不足為及聽其施設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狀貌偉然喜酒自豪若不可繩以法度退而質其平生趣舍大節無

御選唐宋文粹

卷三十一

歐陽修墓表
石曼卿墓表

一五

一悖於理者遇人無賢愚皆盡忻懽及間而可否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幾人其為文章勁健稱其意氣有子濟滋天子聞其喪官其一子使祿其家既卒之三十七日葬於太清之先塋其友歐陽修表於其墓曰

嗚呼曼卿寧自混以為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之士矣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重則其合愈難然欲其共大事立竒功非有難合自重之士不可為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故寧或毀身污迹卒困於無聞或老且死而幸一遇猶克少施於世若曼卿

三日連處士墓表

連處士應山人也。以一布衣終於家。而應山之人至今思之。其長老教其子弟。所以孝友恭謹禮讓而溫仁。必以處士為法。曰為人如連公足矣。其矜寡孤獨。凶荒饑饉之人。皆曰自連公亡。使吾無所告依而生。以為恨。嗚呼。處士居應山。非有政令恩威以親其人。而能使人如此。其所謂行之以躬。不言而信者歟。處士諱舜賓。字輔之。其先閩人。自其祖光裕嘗為應山令。後為磁郢二州推官。卒而反葬應山。遂家焉。處士少舉毛詩一不中。而其父正以疾廢於家。

御選唐宋文醇

卷三十一

歐陽修墓表
連處士墓表

十七

處士供養左右十餘年。因不復仕。進父卒。家故多貲。悉散以賙鄉里。而教其二子以學。曰此吾貲也。歲饑出穀萬斛以糶。而市穀之價。卒不能增。及旁近縣之民皆賴之。盜有竊其牛者。官為捕之。甚急。盜窮以牛自歸。處士為之愧謝。曰煩爾送牛。厚遺以遣之。嘗以事之信陽。遇盜於西關。左右告以處士。盜曰此長者不可犯也。捨之而去。處士有弟居雲夢。往省之。得疾而卒。以其柩歸應山。應山之人去縣數十里。迎哭。爭負其柩以還。過縣市。市人皆哭為之罷市。三日曰當為連公行喪。處士生四子。曰庶。庠。庸。膺。其二子

教以學者。後皆舉進士。及第。今庶為壽春令。庠為宜城令。處士以天聖八年十二月某日卒。慶歷二年某月日葬於安陸蔽山之陽。自卒至今二十年。應山之長老識處士者。與其縣人嘗賴以為生者。往往尚皆在其子弟。後生聞處士之風者。尚未遠使更三四世。至於孫曾。其所傳聞。有時而失。則懼應山之人不復能知處士之詳也。乃表其墓。以告於後人。八年閏正月一日。廬陵歐陽修述。

周必大曰。應山連處士一布衣耳。既歿而鄭人法其孝友禮遜。凡矜寡饑饉之人。皆追思之。歐陽文忠公表其

御選唐宋文粹

卷三十一

歐陽修墓表
連處士墓表

六

墓謂行之。以躬不言而信。蓋實錄也。有子四人。而寶文公則第三子之孫。以文章贊書命才略典方面。克孝而忠。大其家聲。今機宜君蒙上拔擢。進用未已。施於有政。不第如處士居鄉矣。

士王聞修曰。連庶字君錫。連庠字元禮。皆受學於二宋。庶居官清。人號為連底清。庠加以肅。人號為連底凍。庶為令。以母老乞監陳州。稅嘗送客出北門。見日西風塵而冠蓋憧憧。不已。慨然有感。即日求分司歸。久之。以歐公薦。知崑山縣。辭不行。累遷職方員外郎。庠終都官郎。按

二子之賢如此而此表無一語及蓋文體自應如此

先生諱... 世... 先生... 先生... 先生...

年人先生為人... 先生... 先生... 先生...

而願... 先生... 先生... 先生...

日業... 先生... 先生... 先生...

道三人... 先生... 先生... 先生...

百人各... 先生... 先生... 先生...

而之士... 先生... 先生... 先生...

先生... 先生... 先生... 先生...

御選唐宋文醇

卷三十一

歐陽修墓表
連處士墓表

九



不... 先生... 先生... 先生...

王... 先生... 先生... 先生...

府... 先生... 先生... 先生...

今... 先生... 先生... 先生...

此... 先生... 先生... 先生...

二千... 先生... 先生... 先生...

聖祖御評
安定教士之法
規條最詳篇中
專舉此事殆所
謂論人必於其
大者也

胡先生墓表

先生諱瑗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為陵州人後為泰州如
鼻人先生為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勵
而頑傲者革故其為法嚴而信為道久而遵師道廢久矣
自景祐明道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
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
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
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為學慶歷四年天子開天章閣
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
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為太學法至今為
著令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學者自遠而至太學不
能容取旁官署以為學舍禮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弟子
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當時或取甲科居顯任其餘
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不問可
知為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為胡公也
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樂拜秘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
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丁父憂去職服除為保寧軍節
度推官遂居湖學召為諸王宮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

御選唐宋文醇

卷三十一

歐陽修墓表
胡先生墓表

中舍致仕。遷殿內丞於家。皇祐中。驛召至京師。議樂。復以
為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又以疾辭。歲餘。為光祿寺丞。
國子監直講。廼居太學。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元
年。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已而病不能朝。
天子數遣使者存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太學
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歎
以為榮。以四年六月六日。卒於杭州。享年六十有七。以明
年十月五日。葬於烏程何山之原。其世次官邑。與其行事。
莆陽蔡君謨。具誌於幽堂。嗚呼。先生之德在乎人。不待表

御選唐宋文醇

卷三十一

歐陽修墓表
胡先生墓表

三

而見於後世。然非此無以慰學者之思。乃揭於其墓之原。
六年八月三日。廬陵歐陽修述。

呂元明白仁宗時國子先生。必求天下賢士。就中又擇
其尤賢者。專委掌教導規矩之事。胡翼之為直講。有昔
天專掌學政。胡亦甄別人。物擇其過人遠甚。入畏服者。熨
平之。激之又各因其所好。類聚而別居之。故好尚經術者。
好談兵者。好文藝者。好尚節義者。皆以所類羣居。相與
講習。胡亦時名之。使論其所學。為定其理。或自出一義。
市故人皆樂從而有成。今朝廷近臣。往往胡之徒也。其以

而立於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家無所矜飾而所為如此是真發於中者邪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溥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為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為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太夫人姓

御選唐宋文醇

卷三十一

歐陽修墓表
瀧岡阡表

三十一

鄭氏考諱德儀世為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於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為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於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

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蓋自嘉祐以來。遼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為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為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

御選唐文醇

卷三十一

歐陽修墓表
隴岡阡表

墓表

三四

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於碑。既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修者。並揭於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熙寧三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二千二百戶。修表。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朱子謂韓愈祭十三郎文。後數百年。而本朝復有歐陽文。

忠公瀧岡阡表其為朱子所心折如此然以兩文較之其情致悱惻能達所不能達之隱所謂喜往復善自道者則果相伯仲若夫垂諸萬世使酷吏讀之亦不覺泣然流涕者歐作固專其美而韓遜不如矣子曰苟有車必見其式苟有衣必見其敝蓋言有其實斯有其文也愈固不得無之而空言之歐之勝者實也如此文者所當自朝廷至於里巷莫不謳吟諷誦者歟夫是之謂羽翼六經羽翼六經云者固不在向訓字詁之徒也

儲欣曰千百年墓表中有數文字豈惟居士集之冠子

御選唐宋文醇

卷三十一

歐陽修 墓表
瀧岡阡表

三五

師觀我先生令永豐貽予瀧岡阡表石刻本旁有龍爪迹二焉指數歷然土人云公始磨刻此碑於家舟載以行無何大風雨舟覆稍定使人泅水求碑不可得越一日碑已在瀧岡阡矣完善無毫髮損增二爪迹而已父老相傳龍王欲讀公文遣其屬攫致之其說頗誕然文章能事至於如此於以動神明而感怪物亦理之或然者歟

蘇軾神隱錄云世不無龍王... 歐陽文忠公瀧岡阡表其表文字... 瀧岡阡表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三十二

廬陵歐陽修文十一

墓誌銘

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墓誌銘

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簡肅薛公墓誌銘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公墓誌銘

太子太師致仕杜祁公墓誌銘

故霸州文安縣主簿蘇君墓誌銘

御選唐宋文醇

卷三十二

歐陽修



翰林侍讀學士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墓誌銘
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簡肅薛公墓誌銘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公墓誌銘
太子太師致仕杜祁公墓誌銘
故霸州文安縣主簿蘇君墓誌銘

蘇軾題謝公墓誌銘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三十二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三十二

南廬陵歐陽修文十一

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墓誌銘

朝散大夫行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知鄧州軍州事兼

管內勸農使上輕車都尉陽夏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

紫金魚袋謝公諱絳字希深其先出於黃帝之後任姓之

別為十族謝其一也其國在南陽宛三代之際以微不見

至詩崧高始言周宣王使召公營謝邑以賜申伯蓋謝先

以失國其子孫散亡以國為姓歷秦漢魏益不顯至晉宋

御選唐宋文醇

卷三十一

歐陽修 墓誌銘
尚書兵部員外郎謝公墓誌銘

間謝氏出陳郡者始為盛族公之皇考曰太子賓客諱濤其爵陳留伯至公開國又為陽夏男皆在陳郡故用其封復因為陳郡人然其官邑卒葬隨世而遷其譜自八世而下可見曰八代祖汾為河南緱氏人至五代祖希圖始遷而南或葬嘉興或葬麗水自皇考已上三代皆葬杭州之富陽公以寶元二年四月丁卯來治鄧其年十一月己酉以疾卒於官以遠不克歸於南即以明年八月得州之西南某山之陽遂以葬公享年四十有五初娶夏侯氏先卒今舉以祔後娶高氏文安縣君三男六女男某皆將作監

主簿女一。早亡。五尚幼。公之卒。其容歐陽修弔而哭於位。退則歎曰。初賓客之薨。修獲銘其德。納諸富陽之原。今又哭公之喪。哭者在位。莫如修。舊蓋嘗銘其世矣。乃論次其終始。曰。公年十五。起家試秘書省校書郎。復舉進士。中甲科。以奉禮郎知潁州汝陰縣。遷光祿寺丞。上書論四民失業。楊文公薦其才。名試充秘閣校理。再遷太常丞。通判常州。丁母。晉陵郡君許氏憂。服除。遷太常博士。用鄭氏經。唐故事。議昭武皇帝非受命祖。不宜配享上帝。天聖中。天下水旱而蝗。河決壞滑州。又上書用洪範五行。京房傳。推災。

御選唐宋文醇

卷三十一

歐陽修墓誌銘
尚書兵部員外郎謝公墓誌銘

二

異所以為天譴告之意。極陳時所闕失。無所諱。與修真宗國史。遷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通判河南府。移書丞相。言歲凶。嵩山宮宜罷勿治。又上書論妖人方術士。不宜出入禁中。請追所賜先生處士號。歲滿。權開封府判官。再遷兵部員外郎。為三司度支判官。上書論法禁密花透背。詔書云。自內始。今內人賜衣。復下有司取之。是為法而自戾。無以信天下。又言後苑作官市龜筒。亦禁物。民間非所有。有之為犯法。因請罷內作諸器。皆以其職言。又言有司多求上旨。從中出而數更。且謂號令數變。則虧國體。利害偏聽。

則惑聰明請者務欲各行而守者患於不一請凡詔令皆由中書樞密然後行郭皇后廢上書用詩白華引申后褒如以為戒景祐元年丁父憂服除召試知制誥判流內銓諫者言李照新定樂不可用下其議議者久不決公為兩議曰宋樂用三世矣照之法不合古吾從舊乃署其一議曰從新樂者異署議者皆從公署公為人肅然自修平居溫溫不妄喜怒及其臨事敢言何其壯也雖或聽或否或論高而不能行或後果如其言皆傳經據古切中時病三代已來文章盛者稱西漢公於制誥尤得其體世所謂常

御選唐宋文粹

卷三十一

歐陽修 墓誌銘
尚書兵部員外郎謝公墓誌銘

三

楊元白不足多也公既以文知名至於為政無所不達自汝陰已有能名佐常州至今常人思之錢思公守河南悉以事屬之是時莊獻明肅太后莊懿太后起二陵於永安至於鐵石畚鍤不取一物於民而足修國子學教諸生自遠所至者百餘人舉而中第者十八九河南人聞公喪皆出涕諸生畫像於學而祀之初吏部擬官以圭田有無為均公取州縣田覆其實者準其方之物價差為多少揭之省中他有名而無實者皆不用人以為便天下之吏有定職而無定負故選者常患其多而久積吏緣以姦至公為

之選而集者有不逾旬而去天下皆稱其平其遇事尤劇
尤若簡而有餘及求知鄧州其治益以寬靜為本州遂無
事先是有妖僧者以偽言誘民男女數百人往往晝夜為
會凡六七年不廢公則取其首惡二人置之法餘一不問
民始知公法可畏而安於不苛南陽堰引湍水溉公田水
之來遠而少能及民而堰撤墩破公議復名信臣故渠以
罷鄧人歲役而以水與民大興學舍皆未就而卒始公來
鄧食其廩者四十餘人或疑其多及其喪為之制服其治
衣櫛纔二婢至三從孤弟妹皆聚而食之卒之日廩無餘

御選唐宋文醇

卷三十一

歐陽修 墓誌銘
尚書員外郎謝公墓誌銘

四

粟家無餘貲入哭其堂梳無新衣然平生喜賓客談宴怡
怡如也自少而仕凡三十年間自守不回而外亦不為甚
異此其終始大節也銘曰人與世合皆未始而卒故公未
壽吾不知命繫其偶不俾其隆安歸其咎惟德之明惟仁
之茂惟力之為而公之有不昔南野野得嵩水則公田水
首叙世次本末次叙立身終始於中首叙立言次叙立政
次叙立德鬱乎其相薰煥乎其相輝也百人卦卦畫齊蓋
大哉簡而百翰又求味澄俟其益以實讀蓋本依蓋無
益而兼兼亦不虛而夫天不督辭其平其豐事大懷

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簡肅薛公墓誌銘

明道二年尚書禮部侍郎參知政事河東公以疾告歸其政天子曰吾不可以數煩公乃詔優公不朝而使視事如故居歲中數以告乃得還第又數以告然後拜公為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判尚書都省罷其政事景祐元年八月庚申公薨於家年六十有八贈兵部尚書公諱奎字宿莪姓薛氏薛氏之先出於黃帝之後任姓任姓之別為十族薛者奚仲之始封也其後奚仲去遷邠而仲虺留居薛春秋之際以國見經而其子孫後以為氏此其譜也隋唐之

御選唐宋文醇

卷三十一

歐陽修墓誌銘
尚書部侍郎簡肅薛公墓誌銘

間薛姓居河東者為最盛公絳州正平人也曾王父贈太保諱某大王父贈太傅諱某王父殿中丞贈太師諱某三世皆不顯而以公貴初太宗皇帝伐并州太師以策干行在不見用罷公生十餘歲已能屬文辭太師顧曰是必大吾門吾復何為乃不復事生業務施貸以調鄉閭曰吾有子矣後何患後五十年公始佐今天子參政事為世名臣如其言公為人敦篤忠烈果敢明達初舉進士為州第一讓其里人王巖而居其次於是鄉里皆稱之淳化三年再舉乃中授秘書省校書郎隰州軍事推官始至取州獄已

成書。活寃者四人。徙儀州推官。士爭薦其能。丁太夫人憂。服除。用薦者拜太理寺丞。知興化軍。莆田縣。悉除故時王氏無名租。莆田人至今以為德。遷殿中丞。知河南長水縣。徙知興州。州舊鑄鐵錢。用功多人。以為苦。公乃募民有力者。弛其山。使自為利。而收其鐵租。以鑄。悉罷役者。人用不勞。遷太常博士。御史中丞。向敏中薦公材中。御史。就拜監察御史。名為殿中侍御史。判三司都磨勘司。賜緋衣銀魚。出為陝西轉運副使。坐舉人免官。居數月。通判陝府。歲餘。召還臺。安撫河北。稱旨。改尚書戶部員外郎。淮南轉運使。

御選唐宋文粹

卷三十一

歐陽修 墓誌銘
尚書戶部侍郎簡肅薛公墓誌銘

六

出知并州。改知秦州。秦州宿重兵。兵嘗歎食。公為勤儉。積蓄教民水種。歲中遷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而秦之餘粟。積者三百萬。征筭之衍者三十萬。覈民舊隱田數百頃。所得蜀粟又十餘萬。秦州之民。與其蕃落數千人。詣轉運使請留不果。公在開封。以嚴為治。肅清京師。京師之民。至私以俚語目公。且相戒曰。是不可犯也。囹圄為之數空。而至今之人。猶或目之。及居蜀。尤有善政。民有得偽蜀時中書印者。夜以錦囊掛之西門。閤者以白。蜀人隨之者萬計。皆恟恟出異語。且觀公所為。公顧主吏藏之。畧不取視。民乃止。

御選唐宋文醇

卷三十一

歐陽修 墓誌銘
尚書部侍郎簡肅薛公墓誌銘

七

老媪告其子不孝者。子訴貧不能養。公取俸錢與之。曰。用此為生。以養母子。遂相慈孝。里富人三女皆孤。民或妄爭其產。公析其貲為三。為嫁其女。於是人皆以公為仁。恩蜀人喜亂而易搖。公既鎮。以無事。又能順其風俗。從容宴樂。及其臨事。破奸發伏。逆見隨決。如逢蒙之射。而方朔之占。無一不中。蜀人愛且畏之。以比張尚書詠而不苛。開封天子之畿。益州蜀一都會。皆世號尤難理者。而公尤有名。其猛寬之政。前後異施。可謂知其方矣。入拜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遂拜參知政事。公入謝。上曰。先帝嘗言卿可用。

吾今用卿矣。公益感激自勵而素剛毅守節不苟。合既與政，尤挺立無所牽隨。然遂欲繩天下無小大，一入於規矩。往往不可其意，則歸卧於家，歎息憂愧，輒不食。家人笑其何必若此。公曰：吾慙不及古人，而懼後世譏我也。公嘗使契丹，與其君臣語，而以論議服其坐中。其後契丹使來，必問公所在，及聞已用，乃皆喜曰：是得人矣。邊吏得諜者，言契丹欲棄約舉兵，上亟召大臣議。或欲選將增兵，公曰：契丹畏誓而貪利，且無隙以開其端，其必不動。不宜失持重之勢，而使其可窺已而卒無事。他日上，顧公曰：果如公言。

御選唐宋文醇

卷三十一

歐陽修 墓誌銘
堂言部侍郎簡肅薛公墓誌銘

八

於是益重之。明道二年，莊獻明肅太后欲以天子衮冕見太廟，臣下依違不決，公獨爭之曰：太后必若王服，見祖宗若何而拜乎？太后不能奪，為改他服。太后崩，上見羣臣泣曰：太后疾不能言，而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公遽曰：其在衮冕也。然服之豈可見先帝乎？上大悟。卒以后服葬。於是益以公為果可用也。公先娶潘氏，早卒。後娶趙氏，今封金城郡夫人。子男一人，直孺。大理寺丞，女五人。長適故職方貢外郎張奇。其次適故開封府士曹參軍喬易。從早亡。次適太原王拱辰。早亡。次適廬陵歐陽修。次又適王氏。

公既貴。贈其曾祖而下三宰。曰太保太傅太師。追封曾祖妣某氏某夫人。祖妣某氏某夫人。妣某氏某夫人。公性孝慈。雖在大位。家人勤儉。不知為驕奢。諸子幼孤。撫養不異。平生所為文章四十卷。直而有氣。如其為人。五年某月某甲子。其孤直孺奉其柩自京師葬於絳州。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即事先期。狀公之功。行上之太常。太常議曰。謚法一德不懈曰簡。執心決斷曰肅。今其狀應法。乃謚曰簡肅。銘曰。對不韋。夏之封。以國為姓。其後河東。隋唐最盛。公世載德。實河

御選唐宋文醇

卷三十一

歐陽修 墓誌銘
尚書部侍郎蕭瑛墓誌銘

九

東人必大其門。太師之云。公之從事以難為易。參於大政。不撓不牽。屢決大議。有言炳然。公不為相。告病還家。賙賻之榮。尚書是加。公有敏德。焯其行事。公有令名。有司之謚。事告之史。謚傳子孫。又刻銘章。納於墓門。

甲王聞修曰。宋史本傳與誌不同。傳云在陝西。趙德明嘗平延州。蕃落侵其地。黑林平下詔。按驗奎閣郡籍。德明嘗假道黑林。平移文錄示之。德明遂服。知延州趙元昊每遣吏至京師。請俸賜。吏因市禁物。隱關算為奸利。奎廉公得狀。請留蜀道。謙帛於關中。轉致給之。奎能知人。范仲

淹龐籍明鑄自為選人皆以公輔許之契丹使請見太
后奎折之曰皇太后垂簾聽政本朝羣臣亦未嘗見也
歐公叙事以簡為貴如此叙子女處直曰次適廬陵
歐陽修餘不著一句何等嚴重祭薛尚書文又甚詳明
誌言天下之公祭盡一身之私也後人作尊者狀多插
入自己事是何足與言文乎一為示其子院地而授以

御選唐宋文醇

卷三十二

歐陽修 墓誌銘
尚書郎侍郎簡肅薛公墓誌銘



事入自且... 斯言天下... 想公... 欲全... 欲... 欲...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公墓誌銘

慶歷八年春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公年六十有九告老即以工部侍郎致仕歸於常州其行也天子召見宴勞賜以不拜公卿大夫咸出餞於東門瞻望咨嗟相與言曰楊公歸哉於公計為可榮於國家計為可惜其明年九月十三日公疾革出其兵論一篇示其子忱慥而授以言曰臣聞臣子雖死不敢忘其君父者天下之至恩大義也今臣偕不幸猶以垂閉之口言天下莫大之憂為陛下無窮之慮者其事有五以畢臣志死無所恨惟陛下用臣

御選唐宋文醇

卷三十一

歐陽修墓誌銘
右諫議大夫楊公墓誌銘

十一

言不必哀臣死也言訖而卒不及其私忱慥以其語并其兵論以聞天子震悼顧有司問可以寵公者有司舉故事以對天子曰此何足以慰吾思乃詔特贈公兵部侍郎公少師事种放學問為文章長於議論好讀兵書知古兵法以謂士不兼文武不足任大事當四方無事時數上書言邊事後二十餘年元昊叛河西契丹舉衆違約三邊皆警天下弊於兵公於此時耗精疲神日夜思慮創作兵車陣圖刀楯之屬皆有法天子以步卒五百如公之法試於庭以為可用而世多非其刀楯修嘗奉使河東得邊將王吉

言元昊出兔毛川為吉所敗者用楊公楯也蓋世未嘗用其術爾然公素剛少合而議者不一故不得盡用其言夏竦經畧陝西請益置土兵公言竦據內地無破賊之謀而坐請益兵蓋虞敗事則欲以兵少為解竦復論公不忠沮計公不能忍以語詆之其後三路農民壯者咸墨為兵公又言兵在精不在衆衆而不練則不整而易敗困國而難供時自將相大臣議者皆務多兵獨公之論能如此劉平兵敗元昊圍延州甚急而救兵不至公在河中乃偽為書馳告延州救兵十萬至矣因命旁郡縣具芻糧什器如其

御選唐宋文粹

卷三十三

歐陽修 墓誌銘
右諫議大夫楊公墓誌銘

十三

數以俟已而元昊亦解去後公守并州即詔公為并代麟府路經畧安撫招討等使兼兵馬都部署公執勅告其羣吏曰天子用我矣然任其事必圖其効欲責其効必盡其方乃列六事以請曰能用臣言則受命不然則已朝廷難之公論不已坐是徙知邢州公志之不就皆此類也公嘗為御史章獻太后兄子劉崇德為團練使以卒其門人親戚廝養用崇德拜官爵者數十人馬季良以劉氏壻為龍圖閣直學士公上書言漢呂太后王祿產欲彊其族而反以覆宗唐武三思楊國忠之禍不獨其身幾亡其國太后

大怒。貶監舒州酒稅。居二歲。復召為御史。言事愈切。公祥符元年進士及第。以上書言事。真宗竒之。召試。不赴。拜著作佐郎。累官至工部侍郎。為天章閣待制。龍圖閣樞密直學士。遂侍講於翰林。嘗為審刑院詳議官。知淮陽江陰軍三司度支判官。知御史雜事。判吏部流內銓。三司度支副使。河北河東都轉運使。知河中府。陝并邢滄杭五州。所至皆有能績。為人廉潔剛直。少屈而難犯。其仁心愛物。至其有所能容。人多所不及也。公字次公。曾祖諱偉。祖諱某。父諱守慶。初娶張氏。又娶李氏。又娶王氏。太原郡君六孫。景

御選唐宋文醇

卷三十三

歐陽修 墓誌銘
右諫議大夫楊公墓誌銘

十三

畧。景亮。景謨。景道。景直。景彥。公卒之明年秋。其子忱以其喪歸於河南。又明年二月十七日。葬於洛陽縣宣武管平洛鄉之先塋。公有文集十卷。兵書十五卷。讀其書。可以見公之志。考其始終之節。可以知公之心。嗚呼。可謂忠矣。修為諫官時。嘗與公爭議於朝者。而且未嘗識公也。及其葬也。其子不以銘屬於他人。而以屬修者。豈以修言為可信也歟。然則銘之其可不信。銘曰。章聞春。陳。許。閩。謝。鄭。並遠矣。楊氏有來其始。赤泉侯功。與漢俱起。震官太尉。四世以公。於陵正直。僕射于唐。師復理卿。振左拾遺。文蔚獲嘉。

其後益衰。避亂中州。曾祖始南。祖屈偽邦。令于烏江。又適南粵。皇考是生。晦顯有時。發于皇明。在考司馬。始仕坊州。遂家中部。道德之優。司馬四子。唯公克大。非徒大之。將又長之。世有官族。孰無繫譜。或絕於微。或亡其序。不絕不亡。由屢有人。誰如楊世。愈久而蕃。次第弗迷。昭穆綿聯。公其歸此。安千萬年。

王聞修曰。偕本傳為三司度支判官。有諫廢后。諫富民。陳氏女將為后。二事知并州時。有繩監軍中人。及議麟州五利三害事。為安撫使時。上六事。其一罷中人預軍。

御選唐史文醇

卷三十三

歐陽修 墓誌銘
右諫議大夫楊公墓誌銘

十四

事又張士遜傳有納女口宮中。為御史楊偕所劾。事此誌皆不書。六事亦存其名而已。歐公叙事簡要如此。傳云元昊乞和而不稱臣。偕以連年出師。國力日蹙。宜許罷之。王素歐陽修蔡襄劾偕罪當誅。即誌所謂爭議於朝者也。又云知杭州時。襄謁告過杭。輕遊里市。或謂偕當言於朝。偕曰。襄嘗以公事抵我。我豈可以私報邪。誌所謂有所能容人多不及。或指此公。公大非封大之。惟又

南粵皇考是生。晦顯有時。發于皇明。在考司馬。始仕坊州。遂家中部。道德之優。司馬四子。唯公克大。非徒大之。將又長之。世有官族。孰無繫譜。或絕於微。或亡其序。不絕不亡。由屢有人。誰如楊世。愈久而蕃。次第弗迷。昭穆綿聯。公其歸此。安千萬年。

太子太師致仕杜祁公墓誌銘

故太子太師致仕祁國公贈司徒兼侍中杜公諱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也。其先本出於堯之後。歷三代常為諸侯。後徙其封於杜。而子孫散適他國者。以杜為氏。自杜赫為秦將軍。後三世御史大夫周。及其子建平侯延年。仍顯於漢。又九世當陽侯預。顯於晉。又十有四世岐國公佑。顯於唐。又九世而至於祁公。其為家有法。其吉凶祭祀齋戒。日時幣祝從事。一用其家書。自唐滅。士喪其舊禮。而一切苟簡。獨杜氏守其家法。不遷於世俗。蓋自春秋諸侯之子孫。

御選唐宋文醇

卷三十一

歐陽修墓誌銘
太子太師致仕杜祁公墓誌銘

十五

歷秦漢千有餘歲。得不絕其世譜。而唐之盛時。公卿家法存於今者。惟杜氏。公自曾高以來。以恭儉孝謹稱鄉里。至公為人。尤潔廉自刻。其為大臣。事其上。以不欺為忠。推於人。以行己取信。故其動靜纖悉。謹而有法。至考其大節。偉如也。公享年八十。官至尚書左丞。方其六十有九歲。且盡。即上書告老。明年。以太子少師致仕。累遷太子太保。太傅。太師。封祁國公於其家。天子祀明堂。遣使者召公陪祠。將有所問。以疾不至。而歲時存問。勞賜不絕。公少舉進士。高第。為揚州觀察。推官。知平遙縣。通判晉州。知乾州。遷河東。

京西路提點刑獄。知揚州。河東陝西路轉運使。入為三司戶部副使。拜天章閣待制。知荆南府。未行。以為河北路都轉運使。遂知天雄軍。召為御史中丞。判流內銓。知審官院。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徙知并州。遷龍圖閣學士。兼知永興軍。權知開封府。康定元年。以刑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即拜副使。慶歷三年。遷吏部侍郎樞密使。明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治吏事。如其為人。其聽獄訟。雖明敏。而審覈愈精。故屢決疑獄。人以為神。其簿書出納。推析毫髮。終日無倦色。至於條目。必使吏不得為姦而已。及其

御選唐史文粹

卷三十一

歐陽修 墓誌銘
太子太師致仕杜祁公墓誌銘

十六

施於民者。則簡而易行。始居平遙。嘗以吏事適他州。而縣民爭訟者。皆不肯決。以待公歸。知乾州。未滿歲。安撫使察其治行。以公權知鳳翔府。二邦之民爭於界上。一曰。此我公也。汝奪之一。曰。今我公也。汝何有焉。夏人初叛命。天下苦於兵。而自陝以西尤甚。吏緣侵漁。調發督迫。至民破產不能足。往往自經投水以死。於是時。公在永興。語其人曰。吾不能免汝。然可使汝不勞爾。乃為之區處計較。量物有無。貴賤道里遠近。寬其期會。使以次輸送。由是物不踴貴。車牛芻秣。宿食來往如平時。而吏束手無所施。民比他州。

費省十六七。至於繕治城郭器械。民皆不知。開封治京師。常撓於權要。有干其法而能不為之屈者。世皆以為難。至公能使權要不敢有所干。凡其為治。以聽斷盜訟為能否。爾獨公始有餘力。省其民事。如治他州。而畿赤諸縣之民。皆被其惠。開封比比出能吏。而兼於民政者。惟公一人。吏部審官主天下吏貲。而居職者類以不久遷去。故吏得為姦。公始視銓事。一日選者三人爭其闕。公以問吏。吏受丙賕。對曰。當與甲。乙不能爭。遂授他闕。居數日。吏教丙訟甲。負某事。不當得公。悟。名乙問之。乙謝曰。業已得他闕。不願

御選唐史文醇

卷三十一

歐陽修 墓誌銘
太子太師致仕杜祁公墓誌銘

七

爭。公不得已。與丙而笑曰。此非吏罪。乃吾未知銓法。爾因命諸曹各具格式科條。以白問曰。盡乎。曰。盡矣。明日。敕諸吏無得升堂。使坐曹聽行文書而已。由是吏不得與銓事。與奪一出於公。居月餘。翕然聲動京師。其在審官。有以賄求官者。吏謝不受。曰。我有賢名。不久見用去矣。姑少待之。慶歷之初。上厭西兵之久出。而民弊亟。用今丞相富公。樞密韓公。及范文正公。而三人者。遂欲盡革衆事。以修紀綱。而小人權倖皆不悅。獨公為相佐佐。而公尤抑絕僥倖。凡內降與恩澤者。一切不與。每積至十數。則連封而面還。

之。或詰責其人。至慙恨涕泣而去。上嘗謂諫官歐陽修曰。外人知杜某封還內降邪。吾居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杜某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此外人及杜某皆不知也。然公與三人者卒皆以此罷去。公多知本朝故實。善決大事。初邊將議欲大舉以擊夏人。雖韓公亦以為可舉。公爭以為不可。大臣至有欲以沮軍罪公者。然兵後果不得出。契丹與夏人爭銀甕族。大戰黃河外。而鴈門麟府皆警。范文正公安撫河東。欲以兵從。公以為契丹必不來。兵不可妄出。范公怒。至以語侵公。公不為恨。後

御選唐宋文醇

卷三十一

歐陽修墓誌銘
太子太師致仕杜祁公墓誌銘

十八

契丹卒不來。二公皆世俗指公與為朋黨者。其議論之際。蓋如此。及三人者將罷去。公獨以為不可。遂亦罷。以尚書左丞知兗州。歲餘乃致仕。公自布衣至為相。衣服飲食無所加。雖妻子亦有常節。家故饒財。諸父分產。公以所得悉與昆弟之貧者。俸祿所入。分給宗族。賙人急難。至其歸老。無屋以居。寓於南京驛舍者久之。自少好學。工書畫。喜為詩。讀書雖老不倦。推獎後進。今世知名士多出其門。居家見賓客。必問時事。聞有善喜。若已出。至有所不可憂見於色。或夜不能寐。如任其責者。凡公所以行之。終身者。有能

履其一。君子以為人之所難。而公自謂不足。以名後世。遺戒子孫。無得紀述。嗚呼。豈所謂任重道遠。而為善惟日不足者歟。曾祖太子少保諱某。贈太師。祖鴻臚卿諱叔詹。追封吳國公。父尚書度支員外郎諱遂良。追封韓國公。皆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娶相里氏。晉國夫人。子男曰詵。大理評事。訢。太常博士。訥。將作監主簿。詒。秘書省正字。三子。早卒。女長適集賢校理蘇舜欽。次適秘閣校理李紱。次適單州團練推官張遵道。公以嘉祐二年二月五日卒於家。其子訢以其年十月十八日葬公於應天府宋城縣之仁

御選唐宋文粹

卷三十二

歐陽修 墓誌銘
太子太師致仕杜祁公墓誌銘

十九

孝原銘曰

翼翼祁公。率履自躬。一其初終。惟德之恭。公在于位。士知貪廉。退老于家。四方之瞻。豈惟士夫。天子曰咨。爾曲爾直。繩之墨之。正爾方圓。有矩有規。人莫之踰。公無爾欺。予左予右。惟公是毗。公雖告休。受寵不已。官臣國公。即命于第。奕奕明堂。萬邦從祀。豈無臣工。為予執法。何以名之。惟公舊德。公不能來。予其往錫。君子愷悌。民之父母。公雖百齡。人以為少。不俾黃耆。喪子元老。寵祿之隆。則有止期。惟其不已。既去而思。銘昭于遠。萬世之詒。

修與杜衍子訢書自謂文字簡略止記大節期於久遠恐難滿孝子意又言范公家神刻為其子擅自增損不免更作文字發明欲後世以家集為信又言尹氏子卒請韓太尉別作墓表以此見朋友門生故吏與孝子用心嘗異修豈負知己者范尹二家亦可為鑒別一書云所記事皆錄實有稽據皆大節與人之所難者其他常人所能者在他入更無巨美不可不書於公為可略者皆不暇書觀修言作志亦大難矣凡墓志神道皆國史所據以示後世者也文如韓歐其人者不世出而史則不可以或闕不可或闕

御選唐宋文醇

卷三十二

歐陽修墓誌銘
太子太師致仕杜祁公墓誌銘

二

而又無可信之碑誌以為據依則信史不更大難乎觀修為杜衍作志其斤斤自明如此蓋以時俗不能曉信今傳後之義徒欲躋其父祖與聖哲比肩必銘功悉太公頌德皆仲尼而後快不知空言無實之名非所榮也徒使平昔一言一行之善猶可勵俗而興行者轉因繁言浮詞致晦昧湮亡而莫可問迨史氏稽集於數十百年之後濟濟皆太公仲尼而考其實茫然無所得既總無可信則必以意為軒輊黨其所親而毀其所怒甚至芑苴請謁行焉而古今是非之公不獨泯於當時而且泯於萬世矣修之慎重

不苟然者豈為一己之私哉

王聞修曰宋史本傳云契丹婿劉三嘏避罪來歸輔臣
議厚館之以詰契丹陰事歐陽修亦請留三嘏行曰中
國主忠信若自違誓約納叛亡則直不在我且三嘏為
契丹近親而遁逃來歸其謀身如此尚足與謀國乎此
事歐公獨不入誌

葉夢得曰杜祁公居官清介每請俸必過初五家人前
期誤請公怒付有司劾治尹師魯公所知也余嘗見師
魯得罪後謝公書親引此事云以其自視雖若無愧以

御選唐文粹

卷三十二

歐陽修墓誌銘
太子太師致仕杜祁公墓誌銘

三

公觀之則安得無罪師魯蓋坐擅貸官錢為部吏償債
當時惡者論以為贓云

重慶公隱不入誌
其長世雖西直無未體其精良賦此尚矣與精固平此
國主忠許誤自盡普陽誠誤子傾直不森然且三端處
齋車論之以此其長世重慶公隱不入誌
王聞修曰宋史本傳云其長世重慶公隱不入誌
不故然者豈為一己之私哉

故霸州文安縣主簿蘇君墓誌銘

有蜀君子曰蘇君諱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也君之行義修於家信於鄉里聞於蜀之人久矣當至和嘉祐之間與其二子軾轍偕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得其所著書二十二篇獻諸朝書既出而公卿士大夫爭傳之其二子舉進士皆在高等亦以文學稱於時眉山在西南數千里外一日父子隱然名動京師而蘇氏文章遂擅天下君之文博辯宏偉讀者悚然想見其人既見而溫溫似不能言及即之與居愈久而愈可愛聞而出其所有愈叩而愈無窮

御選唐宋文粹

卷三十二

歐陽修墓誌銘
霸州文安縣主簿蘇君墓誌銘

三

嗚呼可謂純明篤實之君子也曾祖諱祐祖諱杲父諱序贈尚書職方直外郎三世皆不顯職方君三子曰澹曰渙皆以文學舉進士而君少獨不喜學年已壯猶不知書職方君縱而不問鄉閭親族皆怪之或問其故職方君笑而不答君亦自如也年二十七始大發憤謝其素所往來少年閉戶讀書為文辭歲餘舉進士冉不中又舉茂材異等不中退而歎曰此不足為吾學也悉取所為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戶讀書絕筆不為文辭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經百家之說以考質古今治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

粹精涵畜充溢抑而不發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其縱橫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深微而後止蓋其稟也厚故發之遲志也慤故得之精自來京師一時後生學者皆尊其賢學其文以為師法以其父子俱知名故號老蘇以別之初修為上其書名試紫微閣辭不至遂除試秘書省校書郎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為霸州文安縣主簿使食其祿與陳州項城縣令姚闢同修禮書為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而君以疾卒實治平三年四月戊申也享年五十有八天子聞而哀之特

御選唐宋文醇

卷三十二

歐陽修墓誌銘

霸州文安縣主簿守蘇君墓誌銘

三

贈光祿寺丞敕有司具舟載其喪歸於蜀君娶程氏大理寺丞文應之女生三子曰景先早卒軾今為殿中丞直史館轍權大名府推官三女皆早卒孫曰邁曰遲有文集二十卷謚法三卷君善與人交急人患難死則卹養其孤鄉人多德之蓋晚而好易曰易之道深矣汨而不明者諸儒以附會之說亂之也去之則聖人之旨見矣作易傳未成而卒治平四年十月壬申葬於彭山之安鎮鄉可龍里君生於遠方而學文晚成常歎曰知我者惟吾父與歐陽公也然則非余誰宜銘銘曰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三十三

廬陵歐陽修文十二

墓誌銘

端明殿學士蔡公墓誌銘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黃夢升墓誌銘

尹師魯墓誌銘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

御選唐宋文醇

卷三十三

歐陽修

一



黃夢升墓誌銘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端明殿學士蔡公墓誌銘

墓誌銘

歐陽修文十二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三十三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三十三

廬陵歐陽修文十二

端明殿學士蔡公墓誌銘

公諱襄字君謨興化軍仙遊人也天聖八年舉進士甲科

為漳州軍事判官西京留守推官改著作佐郎館閣校勘

慶歷三年以秘書丞集賢校理知諫院兼修起居注是時

天下無事士大夫弛於久安一日元昊叛師久無功天子

慨然厭兵思正百度以修太平既已排羣議進退二三大

臣又詔增置諫官四員使拾遺補闕所以遇之甚寵公以

御選唐宋文醇

卷三十三

歐陽修墓誌銘
端明殿學士蔡公墓誌銘

一

材名在選中遇事感激無所迴避權倖畏斂不敢撓法干
政而上得益與大臣圖議明年屢下詔書勸農桑興學校
草弊修廢而天下悚然知上之求治矣於此之時言事之
臣無日不進見而公之補益為尤多四年以右正言直史
館出知福州以便親遂為福建路轉運使復古五塘以溉
田民以為利為公立生祠于塘側又奏減閩人五代時丁
口稅之半丁父憂服除判三司鹽鐵勾院復修起居注今
參知政事唐公介時為御史以直言忤旨貶春州別駕廷
臣無敢言者公獨論其忠人皆危之而上悟意解唐公得

改英州。遂復名用。皇祐四年。遷起居舍人。知制誥兼判流
內銓。御史呂景初。吳中復。馬遵。坐論梁丞相適。罷臺職。除
他官。公封還辭頭。不草制。其後屢有除授。非當者。必皆封
還之。而上遇公益厚。曰。有子如此。其母之賢可知。命特賜
冠帔。以寵之。至和元年。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三年。
以樞密直學士。知泉州。徙知福州。未幾。復知泉州。公為政
精明。而於閩尤知其風俗。至則禮其士之賢者。以勸學興
善。而變民之故。除其甚害。往時閩人多好學。而專用賦以
應科舉。公得先生周希孟。以經術傳授。學者常至數百人。

御選唐宋文粹

卷三十三

歐陽修 墓誌銘
瑞明殿學士蔡公墓誌銘

二

公為親至學舍。執經講問。為諸生率。延見處士陳烈。尊以
師禮。而陳襄。鄭穆。方以德行著稱鄉里。公皆折節下之。閩
俗重凶事。其奉浮屠。會賓客。以盡力豐侈為孝。否則深自
愧恨。為鄉里羞。而姦民游手無賴子。幸而貪飲食利錢財。
來者無限極。往往至數百千人。至有親亡。秘不舉。哭必破
產。辦具而後敢發喪者。有力者乘其急時。賤買其田宅。而
貧者立券舉債。終身困不能償。公曰。弊有大於此邪。即下
令禁止。至於巫覡。主病蠱毒。殺人之類。皆痛斷絕之。然後
擇民之聰明者。教以醫藥。使治疾病。其子弟有不率教令。

者條其事。作五戒以教諭之。久之。閩人大便。公既去。閩人相率詣州。請為公立德政碑。吏以法不許。謝即退。而以公善政私刻于石。曰。俾我民不忘公之德。嘉祐五年。名拜翰林學士。權三司使。三司開封。世稱省府為難治。而易以毀譽。居者不由以遷。則由以敗。而敗者十常四五。公居之。皆有能名。其治京師。談笑無留事。尤喜破姦發隱。吏不能欺。至商財利。則較天下盈虛出入。量力以制。用必使下完。而上給。下暨百司。因習蠹弊。切磨剗剔。久之。簿書纖悉。紀綱條目。皆可法。七年季秋。大享明堂。後數月。仁宗崩。英宗即

御選唐宋文醇

卷三十三

歐陽修 墓誌銘
端明殿學士蔡公墓誌銘

位。數大賞賚。及作永昭陵。皆猝辦於縣官經費外。公應煩愈閒暇。若有餘。而人不知勞。遂拜三司使。居二歲。以母老。求知杭州。即拜端明殿學士。以往。三年徙南京留守。未行。丁母夫人憂。明年八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年五十有六。蔡氏之譜。自晉從事中郎克以來。世有顯聞。其後中衰。隱德不仕。公年十八。以農家子舉進士。為開封第一名。動京師。後官于閩。典方州。領使一路。二親尚皆無恙。閩人瞻望咨嗟。不榮公之貴。而榮其父母。母夫人尤有壽。年九十餘。飲食起居。康強如少者。歲時為壽。母子鬢髮皆皤。然而命

服金紫煌煌如也。至今閩人之為子者必以夫人祝其親為父母者必以公教其子也。公於朋友重信義聞其喪則不御酒肉為位以哭盡哀乃止嘗會飲會靈東園坐客有射矢誤傷人者客遽指為公矢京師喧然事既聞上以問公公即再拜媿謝終不自辯退亦未嘗以語人公為文章清道粹美有文集若干卷工於書畫頗自惜不妄為人書故其殘章斷稿人悉珍藏而仁宗尤愛稱之御製元舅隴西王碑文詔公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溫成皇后碑文又勅公書則辭不肯書曰此待詔職也公累官至禮部侍郎既

御選唐宋文醇

卷三十三

歐陽修墓誌銘
端明殿學士蔡公墓誌銘

四

卒翰林學士王珪等十餘人列言公賢其亡可惜天子新即位未及識公而聞其名久也為之惻然特贈吏部侍郎官其子旻為秘書省正字孫傳及弟之子均皆守將作監主簿而優以賻卹以旻尚幼命守吏助給其喪事曾祖諱顯皇不仕祖諱恭贈工部員外郎父諱琇贈刑部侍郎母夫人盧氏長安郡太君夫人葛氏永嘉郡君子男三人曰勻將作監主簿曰旬大理評事皆先公卒幼子旻也女三人一適著作佐郎謝仲規二尚幼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于莆田縣某鄉將軍山銘曰

蘇會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復字明復姓孫氏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不中
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魯多學者其尤賢而
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先生年逾四十家
貧不娶李丞相迪將以其弟之女妻之先生疑焉介與羣
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
託以子是高先生之行義也先生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
於是乃許孔給事道輔為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聞先生
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履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

御選唐宋文醇

卷三十三

歐陽修 墓誌銘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既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
子之禮莫不歎嗟之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
大夫其後介為學官語於朝曰先生非隱者也欲仕而未
得其方也慶歷二年樞密副使范仲淹資政殿學士富弼
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嘗召
見邇英閣說詩將以為侍講而嫉之者言其講說多異先
儒遂止七年徐州人孔直溫以狂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
先生姓名坐貶監處州商稅徙泗州又徙知河南府長水
縣僉署應天府判官公事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概等十

餘人。上言孫某行為世法。經為人師。不宜棄之遠方。乃復為國子監直講。居三歲。以嘉祐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以疾卒於家。享年六十有六。官至殿中丞。先生在太學時。為大理評事。天子臨幸。賜以緋衣銀魚。及聞其喪。惻然予其家錢十萬。而公卿大夫朋友太學之諸生。相與弔哭。賻治其喪。於是以其年十月二十七日。葬先生於鄆州須城縣盧泉鄉之北。扈原。先生治春秋。不惑傳註。不為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為多。方其病時。樞密使韓琦言。

御選唐宋文醇

卷三十三

歐陽修墓誌銘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七

之天子。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得其書十有五篇。錄之。藏於秘閣。先生一子大年。尚幼。銘曰。聖既歿。經更戰。焚逃藏。脫亂僅傳存。衆說乘之。汨其原。怪迂百出。雜偽真。後生牽卑習。前聞有欲患之。寡攻羣。往往止。燎以膏薪。有勇夫子。闢浮雲。刮磨蔽蝕。相吐吞。日月卒復光。破昏博哉。功利無窮。垠有考其不在斯文。

王明清曰。范文正在睢陽。有孫秀才者。索遊。上謁。言有老母。文正識之。補為學職。授之春秋。孫篤學。行復修謹。文正甚愛之。既去。後十年。聞泰山山下有孫先生。以春秋

授徒朝廷高之召至太學乃昔日孫秀才也文正歎曰
貧之為累大矣倘因循至老以彼其才安所自見哉夫
文正識孫生奇矣乃孫生必就索於文正豈所謂饑從
謝仁祖求食邪

王定國曰張堯封少從孫明復學其子去華與貴妃常
執事左右及妃貴數遣使致問明復閉門拒之終身貴
妃即溫成皇后也

御選唐宋文醇

卷三十三

歐陽修 墓誌銘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八

補遺黃夢升墓誌銘

予友黃君夢升。其先婺州金華人。後徙洪州之分寧。其曾祖諱元吉。祖諱某。父諱中雅。皆不仕。黃氏世為江南大族。自其祖父以來。樂以家貲賑鄉里。多聚書以招延四方之士。夢升兄弟皆好學。尤以文章意氣自豪。予少家隨州。夢升從其兄茂宗官於隨。予為童子。立諸兄側。見夢升年十七八。眉目明秀。善飲酒談笑。予雖幼。心已獨竒。夢升後七年。予與夢升皆舉進士於京師。夢升得丙科。初任興國軍永興主簿。怏怏不得志。以疾去。久之復調江陵府公安主

御選唐宋文醇

卷三十三

歐陽修墓誌銘
黃夢升墓誌銘

九

簿。時予謫夷陵令。遇之於江陵。夢升顏色憔悴。初不可識。久而握手噓噓相飲。以酒夜醉起舞。歌呼大噓。予益悲。夢升志雖衰。而少時意氣尚在也。後二年。予徙乾德令。夢升復調南陽主簿。又遇之於鄧。間嘗問其平生所為文章。幾何。夢升慨然歎曰。吾已諱之矣。窮達有命。非世之人不知我。我羞道於世人也。求之不肯出。遂飲之酒。復大醉起舞。歌呼因笑曰。予知我者。乃肯出其文。讀之。博辯雄偉。意氣奔放。若不可禦。予又益悲。夢升志雖困。而文章未衰也。是時謝希深出守鄧州。尤喜稱道天下士。予因手書夢升文

一通欲以示希深未及而希深卒予亦去鄧後之守鄧者皆俗吏不復知夢升夢升素剛不苟合負其所有常快快無所施卒以不得志死於南陽夢升諱注以寶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卒享年四十有二其平生所為文曰破碎集公安集南陽集凡三十卷娶潘氏生四男二女將以慶歷四年某月某日葬於董坊之先塋其弟渭泣而來告曰吾兄患世之莫吾知孰可為其銘予素悲夢升者因為之銘曰

予嘗讀夢升之文至於哭其兄子庠之詞曰子之文章電

御選唐宋文醇

卷三十三

歐陽修墓誌銘
黃夢升墓誌銘

十

激雷震雨雹忽止闐然滅泯未嘗不諷誦歎息而已嗟夫夢升曾不及庠不震不驚鬱塞埋藏孰予其有不使其施吾不知所歸咎徒為夢升而悲

四黃庭堅書後云叔祖夢升學問文章五兵縱橫制作之意似徐陵庾信使同時遇合未知孰先孰後也然不幸得人間四十年爾使之白髮角逐於英俊之場又未知與歐陽公孰先孰後也夢升既乖梧不逢嘗以文哭世父長善云高明之家尚為鬼瞰子之文章豈無物憾蓋一自道也安世十三弟秀而不實使人氣塞於今孫曾特

多英妙之質力學不休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

陳善曰文章雖不要蹈襲古人一言一句然古人自有奪胎換骨等法所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歐陽公祭蘇子美文云子之心胸蟠屈龍蛇風雷變化雨雹交加忽然揮斧霹靂轟車人有遭之心驚膽破震仆如麻須臾霽止而回顧百里山川草木開發萌芽子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邪但知誦公此文而不知實有本處公作黃夢升墓銘稱夢升哭其兒子庠之詞曰子之文章電激雷震雨雹忽止聞然滅泯公嘗喜誦之

御選唐宋文醇

卷三十三

歐陽修 墓誌銘
黃夢升墓誌銘

二

祭文蓋用此耳夢升所作雖不多見觀其詞句多奇可喜正得所謂千兵萬馬之意及公增以數語而變態如此此固非蹈襲者其後東坡跋姜君弼課冊亦云雲興天際歛若車蓋凝臚未瞬瀾漫霍靄驚雷出火震木糜碎殷地熱空萬夫皆廢雷綆四墜日中見沫移晷而收野無完塊此三者語各不同然只是一意前輩作者皆用此法吾謂此實不傳之妙學者即此便可反三隅矣

尹師魯墓誌銘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師魯。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窮達。臨禍福。無愧於古君子。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未必盡知之。師魯為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強記。通知古今。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非非。務窮盡道理。乃已。不為苟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難易。而勇於敢為。其所以見稱於世者。亦所以取嫉於人。故其卒窮以死。師魯少舉進士及第。為絳州

御選唐宋文醇

卷三十三

歐陽修墓誌銘
尹師魯墓誌銘

十二

正平縣主簿。河南府戶曹參軍。邵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掌書記。知伊陽縣。王文康公薦其才。名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天章閣待制。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貶監郢州酒稅。又徙唐州。遭父喪。服除。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縣。趙元昊反。陝西用兵。大將葛懷敏奏起為經畧判官。師魯雖用懷敏。辟而尤為經畧使。韓公所深知。其後諸將敗於好水。韓公降。知秦州。師魯亦徙通判濠州。久之。韓公奏得通判秦州。遷知涇州。又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畧部署。坐城

水洛與邊將異議。徙知晉州。又知潞州。為政有惠愛。潞州人至今思之。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師魯當天下無事時。獨喜論兵。為叙燕息戍二篇。行於世。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間。故其論議益精密。而於西事尤習其詳。其為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之要。盡當今之利害。又欲訓土兵代戍卒。以減邊用。為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為而元昊臣。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於其材能亦未必盡知之也。初師魯在渭州。將吏有違其節度者。欲按軍法斬之。而不果。其後吏至京師。

御選唐宋文醇

卷三十三

歐陽修 墓誌銘
尹師魯墓誌銘

十三

上書訟師魯。以公使錢貸部將。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無醫藥。昇至南陽。求醫疾革。憑几而坐。顧稚子在前。無甚憐之色。與賓客言。終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師魯娶張氏。其縣君有兄源。字子漸。亦以文學知名。前一歲卒。師魯凡十年間。三貶官。喪其父。又喪其兄。有子四人。連喪其二。女一適人。亦卒。而其身終以貶死。一子三歲。四女未嫁。家無餘貲。客其喪於南陽。不能歸。平生故人無遠邇。皆往賻之。然後妻子得以其柩歸河南。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先塋之次。余與師魯兄弟交。嘗銘其父。

之墓矣。故不復次其世家焉。銘曰：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

歐陽修自記誌言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皆知師魯文學議論材能則文學之長議論之高材能之美不言可知又恐太略故條析其事再述於後述其文則曰簡而有法此一句在孔子六經惟春秋可當之其他經非孔子自作文章故雖有法而不簡也修於師魯之文不薄矣而世之無識者不考文之輕重但責言之多少云師魯文章不合祇著一句道了既述其文則又述其學曰通

御選唐宋文醇

卷三十三

歐陽修
尹師魯墓誌銘

十四

知古今此語若必求其可當者惟孔孟也既述其學則又述其論議云是是非非務盡其道理不苟止而妄隨亦非孟子不可當此語既述其論議則又述其材能備言師魯歷貶自兵興便在陝西尤深知西事未及施為而元昊臣師魯得罪使天下之人盡知師魯材能此三者皆君子之極美然在師魯猶為末事其大節乃篤於仁義窮達禍福不愧古人其事不可徧舉故舉其要者一兩事以取信如上書論范公而自請同貶臨死而語不及私則平生忠義可知也其臨窮達禍福不愧古人

又可知也既已具言其文其學其議論其材能其忠義
遂又言其為讐人挾情論告以貶死又言其死後妻子
困窮之狀欲使後世知有如此人以此事廢死至於
妻子如此困窮所以深痛死者而切責當世君子致斯
人之及此也春秋之義痛之益至則其辭益深子般卒
是也詩人之意責之愈切則其言愈緩君子偕老是也
不必號天叫屈然後為師魯稱寃也故於其銘文但云
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減意謂舉世無可告語但
深藏牢埋此銘使其不朽則後世必有知師魯者其語

御選唐宋文醇

卷三十三

歐陽修
尹師魯墓誌銘

墓誌銘

十五

愈緩其意愈切詩人之義也而世之無識者乃云銘文
不合不講德不辨師魯以非罪蓋為前言其窮達禍福
無愧古人則必不犯法况是讐人所告故不必區區曲
辨也今止直言所坐自然知非罪矣添之無害故勉徇
議者添之若作古文自師魯始則前有穆修鄭條輩及
有大宋先達甚多不敢斷自師魯始也偶儷之文苟合
於理未必為非故不是此而非彼也若謂近年古文自
師魯始則范公祭文已言之矣可以互見不必重出也
皇甫湜韓文公墓誌李翱行狀不必同亦互見之也誌

云師魯喜論兵論兵儒者末事言喜無害喜非嬉戲之
戲喜者好也君子固有所好矣孔子言回也好學豈是
薄顏回乎後生小子未經師友苟恣所見豈足聽哉修
見韓退之與孟郊聯句便似孟郊詩與樊宗師作誌便
似樊文慕其如此故師魯之誌用意特深而語簡蓋謂
師魯文簡而意深又思平生作文惟師魯一見展卷疾
讀五行俱下便曉人深處因謂死者有知必受此文所
以慰吾亡友爾豈恤小子輩哉

御選唐宋文醇

卷三十三

歐陽修
墓誌銘
尹師魯墓誌銘

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也徠魯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於朝矣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為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徠先生者魯人之志也先生貌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之憂以為時無不可為為之無不至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天下不必出乎已吾言不用雖獲禍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憤作為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

御選唐文粹

卷三十三

歐陽修墓誌銘
徠石先生墓誌銘

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軻矣不幸遇疾以卒既卒而姦人有欲以竒禍中傷大臣者猶指先生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發棺以驗賴天子仁聖察其誣得不發棺而保全其妻子先生世為農家父諱丙始以仕進官至太常博士先生年二十六舉進士甲科為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御史臺辟主簿未至以上書論赦罷不名秩滿遷某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於蜀為嘉

州軍事判官。丁內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耕徂徠之下。葬其五世未葬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昊。久無功。海內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進退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所以求治之意甚銳。先生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歷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別邪正。累數百言。詩出。太山孫明復曰。子禍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其後所謂姦人作奇禍者。乃詩之所斥也。先生自閒居徂徠。後官於南京。嘗以經術教授。及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衆。太

御選唐宋文醇

卷三十三

歐陽修 墓誌銘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

六

學之興。自先生始。其所為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曰某集者若干卷。其斥佛老時文。則有怪說。中國論曰。去此三者。然後可以有為。其戒姦臣宦女。則有唐鑑曰。吾非為一世監也。其餘喜怒哀樂。必見於文。其辭博辯雄偉。而憂思深遠。其為言曰。學者學為仁義也。惟忠能忘其身。惟篤於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於己。亦以是教於人。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揚雄韓愈氏者。未嘗一日不誦於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為周孔之徒。以致其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亦未嘗一日少忘於心。至其違世驚

衆人或笑之。則曰：吾非狂癡者也。是以君子察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心而哀其志。先生直講歲餘，杜祁公薦之。天子拜太子中允，今丞相韓公又薦之，乃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太學，通判濮州。方待次於徂徠，以慶歷五年七月某日卒於家。享年四十有一。友人廬陵歐陽修哭之以詩，以謂待彼諍焰熄，然後先生之道明矣。先生既沒，妻子凍餒不自勝。今丞相韓公與河陽富公分俸買田以活之。後二十一年，其家始克葬先生於某所，將葬其子師訥與其門人姜潛、杜默、徐遁等來告曰：諍焰熄矣，可以發先生之光。

御選唐宋文醇

卷三三

歐陽修 墓誌銘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

九

矣。敢請銘某曰：吾詩不云乎？子道自能久也。何必吾銘遁等曰：雖然，魯人之欲也。乃為之銘曰：嗚呼！嗚呼！其間徂徠之巖巖與子之德兮，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與子之道兮。逾遠而彌長，道之難行兮。孔孟亦云遑遑，一世之屯兮。萬世之光曰：吾不有命兮，安在夫桓。黜與臧倉自古聖賢皆然兮，噫！子雖毀其何傷。嗚呼！嗚呼！其間某石介慶歷聖德詩於惟慶歷三年三月皇帝龍興徐出其闈闔，晨坐太極晝開闈闔，躬覽英賢手鉏姦枿，大聲颯颯風震搖六合如乾之動，如雷之發，昆蟲躑躅怪妖藏滅。

同明道初天地嘉吉初聞皇帝感然言曰予祖予父付予大業予恐失墜實賴輔弼汝得象殊重慎微密君相予久予嘉君伐君仍相予笙鏞斯協昌朝儒者學問該洽與予論政傳以經術汝貳二相庶績咸秩惟汝仲淹汝誠予察太后乘勢湯沸火熱汝時小臣危言業業為予司諫正予門闢為予京兆聖予讒說賊叛予夏往予式過六月酷日大冬積雪汝寒汝暑同予士卒予聞辛酸汝不告乏予晚得弼予心弼悅弼每見予無有私謁以道輔予弼言深切予不堯舜弼自笞罰諫官一年疏

御選唐宋文粹

卷三十三

歐陽修 墓誌銘
祖徠石先生墓誌銘

二

奏滿筐侍從周歲忠力屢竭契丹忘義禱杙饕餮敢侮大國其辭慢悖弼將予命不畏不怯卒復舊好民得食褐沙磧萬里死生一節視弼之膚霜剝風裂觀弼之心煉金煅鐵寵名大官以酬勞渴弼辭不受其志莫奪惟仲淹弼一夔一契天實賚予予其敢忽並來弼予民無瘥札曰行汝來汝予黃髮事予二紀毛禿齒豁心如一兮率履弗越遂長樞府兵政無蹶予早識琦琦有奇骨其器磊落豈視店楔其人渾樸不施剗可屬大事敦厚如勃琦汝副行知人予哲惟修惟靖立朝鞮鞮言論

礫砢忠誠特達祿微身賤其志不怯嘗詆大官亟遭貶
黜萬里歸來剛氣不折屢進直言以補予闕素相之後
含忠履潔昔為御史幾叩予榻襄雖小官名聞予徹亦
嘗獻言箴予之失剛守粹慤與修儔匹並為諫官正色
在列予過汝言毋鉗汝舌皇帝聖明忠邪辨別舉擢峻
良掃除妖魅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
上倚輔弼司予調燮下賴諫諍維予紀法左右正人無
有邪孽予望太平日不逾浹皇帝嗣位二十二年神武
不殺其默如淵聖人不測其動如天賞罰在予不失其

御選唐宋文醇

卷三十三

歐陽修
祖徠石先生墓誌銘

三

權恭已南面退姦進賢知賢不易非明弗得去邪維艱
惟斷乃克明則不貳斷則不惑既明且斷惟皇帝之德
羣臣踧踖重足屏息交相教語曰惟正直母作側僻皇
帝汝殛諸侯危慄墮玉失舄交相告語皇帝神明四時
朝覲謹修臣職四夷走馬墜鐙遺策交相告語皇帝英
武解兵修貢永為屬國皇帝一舉羣臣懾焉諸侯畏焉
四夷服焉臣願皇帝壽萬千年

歐陽修讀徠集詩徠魯東山石子居山阿魯人之
所瞻子與山崖哉今子其死矣東山復誰過精魄已埋

沒文章豈能磨壽命雖不長所得固已多舊稿偶自錄
滄溟之一蠹其餘誰付與散失存幾何存之警後世古
鑑照妖魔子生誠多難憂患靡不罹宦學三十年六經
老研摩問胡所專心仁義立與軻揚雄韓愈氏此外豈
知他尤勇攻佛老奮筆如揮戈不量敵衆寡膽大身公
麼往年遭母喪泣血走岷峨垢面跣雙足鋤犁事田坡
至今鄉里化孝弟勤蠶禾昨者來太學青衫踏朝鞞陳
詩頌聖德厥聲續猗那羔鴈聘黃豨豨驚走鄰家施為
可怪駭世俗安委蛇誇口由此起中之若飛梭上賴天

御選唐宋文醇

卷三十三

歐陽修 墓誌銘
祖徠石先生墓誌銘

三

子聖不挂網者羅憶在太學年大雪如翻波生徒日盈
門饑坐列鴈鵝弦誦聒鄰里唐虞賡詠常續最高第
騫游各名科豈止學者師謂宜國之瞻天壽反仁鄙誰
尸此偏頗不知叟叟者又忍加詆訶聖賢要久遠毀譽
暫諠譁生為舉世疾死也魯人嗟作詩遺魯狂祠子以
為歌 我欲哭石子夜開徂徠編開編未及讀涕泗已
漣漣勉盡三四章收淚輒忻懽切切善惡戒丁寧仁義
言如聞子談論疑子立我前乃知長在世誰謂已沉泉
昔也人事乖相從常苦艱今而每思子開卷子顏我

欲貴子文刻以金石聯金可燦而銷玉可碎非堅不若
書以紙六經皆紙傳但當書百本傳百以為千或落於
四夷或藏在深山待彼謗焰熄放此光芒懸人生一世
中長短無百年無窮在其後萬世在其先得長多幾何
得短未足憐惟彼不可朽名聲文行然讒誣不須辨亦
止百年間百年後來者憎愛不相緣公議然後出自然
見媼妍孔孟困一生毀逐遭百端後世苟不公至今無
聖賢所以忠義士恃此死不難當子病方革諤辭正騰
喧衆人皆欲殺聖主獨保全已埋猶不信僅免斲其棺

御選唐宋文醇

卷三十三

歐陽修
墓誌銘
祖徠石先生墓誌銘

三三

此事古來有每思輒長歎我欲犯衆怒為子訟此寃下
紆冥冥忿仰叫昭昭天書於蒼翠石立彼崔巍巔詢求
子家世恨子兒女頑經歲不見報有辭未能詮忽聞子
遺文使我心已寬子道自能久吾言豈須鐫
劉夢得曰石守道與歐文忠同年進士名相連皆第一
甲國初諸儒但守傳註自孫明復為春秋發微稍出已
意守道師之及為慶歷聖德詩遂臧否卿相孫明復聞
之曰為天下不當如是禍必自此始

卷之三十三

